

# 京城一战

西南政法大学

2003年12月10日，浓雾深锁的歌乐山，西南政法大学岭南学术报告厅，一场表彰会正在举行，表彰我校辩论队夺得首届理律杯模拟法庭竞赛亚军。我坐在座位上，思绪却飞到了三个月前，比赛前后的一幕幕像一帧帧清晰的素描，扑面而来……

## 一、人物肖像

唐青阳老师：唐老师是我们的总教头，喜穿深色衣服，或西装革履，或黑色风衣，总是精神抖擞。唐老师颇懂得排兵布阵，规划大局，研究比赛的整体思路构架。队里如果没有唐公，用胡适之老先生的话说，就是“长坂坡上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唐老师言谈幽默，趣事颇多，但慑于其老师的至高地位，在此不敢多言。若有心探奇者，请把问题写在大额人民币上，给我寄来，自当悉数道来。

敖山老师：我们的领队，脾气很好，喜欢笑，全没有老师的架子。平日里负责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在北京的日子，每天点菜，买日用品，每天大包小包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

周锐：蜀国古来多才子，此人就摊上了一个才子名号，是为懂外语，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桀骜者也。此人受全盘西化荼毒颇深，喜说英语，早餐必喝牛奶。每日清晨，若见一高大男生，右臂夹一叠资料，左手捧一袋牛奶，一路喝的开开心心，意气风发的大步走来，必是我们的周锐师兄。由于有才，便多有些恃才放旷，可是，在上场前，他却孩子一般认真的说：我必须得好好打，否则对不起我的队友，他们又熬了一个通宵。

彭翔：浓眉大眼，腰粗背阔，仿佛两把盒子枪闹革命的东北大汉。他长我们几岁，于是队里有人戏称其为“彭叔叔”，彭公也乐得此称，并愈发的倚老卖老。一日，老彭打字累了，便往躺椅上一靠，十二分庸懒的伸出一支黑色的玉臂：“小李子，扶叔叔起来。”害的我等齐声怒斥：“这是一个正经师兄所为吗？”可是工作起来，彭翔非常细致，他写的材料，向来逻辑严密，引证清晰。对于每一个疑点，他费多大工夫也要查的清清楚楚，真真“一大痴汉”也。在临比赛前，这位粗重的东北汉子，在努力的学习怎样把枯燥的文稿念的较为生动时，他仔细地把材料上的每一个重音都勾了出来，一双蒲扇般的大手把那几页纸握的紧紧的，瞪着一双大眼，努力的一字一句的体味，揣摩。那一刻，我真的有些感动：这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

景轶：男性，体胖，喜欢戏谑自己，但可恶的是他自嘲时总喜欢捎上别人。相信其立正后往下看是看不到自己的脚尖的，因为视线被中间隆起的部分挡住了。因此，我们常喜欢用双臂在其腰周围比划着，称之为“才华横溢”。景轶虽然也是没日没夜地看稿，打字，也不见消瘦。在队里，景轶属于白领兼蓝领兼打杂的“全能选手”，也写稿，也校稿，碰到一些体力活儿，老景便晃着他那胖胖的身躯，奔跑乎东西，搬运乎南北。

席琳：训练时老喜欢提问，动辄把手举的老高，两道眉头一拧：“我有个问题！”于是落得一个外号：“老上访户”。

此外，稳稳当当的乔枫，因为其是席琳的男友，我们又称其为“席乔氏”，还有秀外慧中的尹维丁，能干的瑶瑶，颇有书生气的奚欢，呵呵，至于我，虽然优点颇多，但深恐有自吹自擂之嫌，不再多言。

## 二、千淘万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2003年9月初，学校接到清华大学的邀请函，高度重视，聘任唐青阳老师为教练，王安白老师、刘想树老师为副教练，选拔了九名队员，我们便开始了历时三个多月的备战历程。

外招二楼一间小会议室里，桌上到处堆满了凌乱的复印资料和几十本与WTO有关的中英文书籍，四台电脑十分疲惫的工作着，电脑前，坐着我们同样疲惫的队员和教练。“噼噼啪啪”的击打键盘声，激烈的讨论声，轻轻的念稿声……房间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这里，便是我们的备战基地。

比赛的案例涉及到的知识量很大，随手列了个相关的书单，就有几十本。九个队员里面，只有彭翔是国际经济法出身。大家只得“恶补”专业知识。每天，抱几本书去捧了看，直觉得晕头转向书海无涯。累了几天，居然有了些头绪。

队里的同学做事带着西政人特有的严谨认真，尤其是周锐，是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总是不满意，稿子改了又改，直到决赛上场前还念叨着：如果再给我两个小时就好了。每一个数据，我们都力求准确。有时候，在网上连查了几个晚上，就为了找一个商品的价格，了解一个市场行情。有时候，看一大堆资料，就为了查一下某个关键词的英文原意到底是什么。这种严谨的作风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益处，它使我们在后来的比赛场上面对评委接二连三的尖锐提问时从容不迫。

我们的副教练王安白老师是我们学校中文辩论的老教练，他常来给我们提一些辩论方面的思路，这使我们受益非浅。另一个副教练是刘想树老师，他是以“严”出名的，他一提问，我们就心里就有些打鼓，生怕哪里答的不对。

凯特顿曾经说过：“是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人类，如果人类选择了困难，他们也将无所不能。”从毫无头绪到思路清晰，从一片空白到资料成堆，我们每天一点一滴的积累着。

## 三、熬夜

在准备比赛的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整理资料，搜集案例，讨论思路，常常帮忙到夜里两三点钟。

深夜，夜幕笼罩下静悄悄的校园小路上，我们这一群人才一路嘻嘻哈哈的住宿舍赶，一边走一边研究今天怎样讨好看宿舍门的大爷，让他老人家又能无怨无悔地从床上爬起来给我们开门。

特别是交答辩关的头天晚上。11月20日是组委会要求我们交答辩状的最后期限。11月18日夜，有很多问题还有争议，迟迟定不下来，大家心中心急火燎。11月19日一大早，我们就忙碌在外招二楼会议室里了。找材料，写稿，删改，再写稿。忙忙碌碌，十分紧张，除了下楼匆匆吃点东西，就没有离开过这里半步。不知不觉中，看看窗外，天已经灰蒙蒙开始发亮，看看表，已是早上七点多钟。我们整整工作了二十多个小时！周锐掂掂手中厚厚的一叠答辩状——我们二十多小时工作成果，时而低声吟哦，时而高声诵读，其喜洋洋者矣，丝毫没有困倦之意。最值得同情的是唐老师，他那天还有整整一天的课，在最后一次核查完我们的工作成果后，他颇为悲壮地向大家挥了挥手：“同志们，我上课去了。”

熬夜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状态是在北京的三天三夜。三天是短暂的，可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三天比三个月还要漫长。三天里，我们平均每天只能睡大概三个小时，唐老师在比赛的三天里，一共睡了不到三个小时，在老师并不高大的身躯背后，是钢铁般的意志。他得意地扬言：“一天睡一个小时，足够了。”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老师怕影响我们的士气，是强挺着，正是因为师傅的带动，我们也能眼睛周围戴两个大黑眼圈做精神抖擞状。在清华园宾馆封闭的空间里，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概念消失了，黑天白天消失了，我们的意识里只有距离下

一场比赛还有几个小时，还有多少材料要准备。

打完最后一场比赛，我们哪儿都不想去，只想睡觉、睡觉、睡觉。睡眠的魅力远远胜过天安门，什刹海和故宫的诱惑。

#### 四、亲如一家

三个多月的朝夕相处，我们共同奋斗，共同忍耐，共同享受，共同消磨，队里的老师、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刚开始训练时，研三的周锐彭翔针对案件，侃侃而谈，我等皆以师兄事之，不敢妄语，唐教头说话我们更是正襟危坐。可是这种状态持续了没几天，队里便没了长幼之分，往往一个问题就能争得面红耳赤。工作时一个个严肃的跟什么似的，哪怕是一点点语法上的错误，一个标点，也嚷嚷着跟你较真儿。讨论时，更是有理便要争，有时甚至“猪脑子狗脑子”的一顿痛骂。用唐老师的话说就是“这里没有权威，只有真实”。其实，老师和师兄这种学问面前无尊长的作风，更赢得了我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也使我们这支队伍更加的融洽和团结。

在北京，比赛时，我们的队员上场前，真是像拳王出场一样：其他队员拥着上场队员，梳发型的，拿衣服的，鼓劲的，临场指导的，就差上牙套的了。

到了休息的时间，严肃的气氛马上烟消云散，一个个互相调侃，就像《何典》上说的，“随口喷蛆，凭空捣鬼”“引的人笑断肚肠根，且由我落开黄牙床”。

唐教头对这种状况颇为满意，他曾得意的评价：我们这支队伍啊，形容起来，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 五、“你们的背后，是整个西政”

##### （一）领导的支持

刚一组队，资料、训练场地、资金等一堆问题都跑了出来、有待解决。学校李春茹书记专门召开了会议：房间安排了，拨了八台电脑，还有四台手提电脑，图书馆也允许我们随时去书库借书，数量不限……一切后顾之忧的解决使我们更加的放心备战。

准备过程中，校领导多次询问准备进程。

临行前，李书记专门到外招来看望我们，语重心长，希望我们不论输赢，都要表现出西政人特有的风采。

总决赛的比赛现场，比赛正激烈的进行着。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是龙校长！面对着这意外的惊喜，我们都有些激动了——校长每天那么忙碌，居然还抽时间过来给我们加油鼓劲，让我们感到倍受鼓舞。

从领导身上，我们感到了整个学校对我们的支持——那是一种希望，沉甸甸的希望。

##### （二）他乡校友——一片冰心在玉壶

在遥远的北京，我深深感受到了西政强大的凝聚力和我们的校友对母校那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挚爱。没有任何的通知，甚至没有任何消息的散布，在北京工作的西政校友，在中政、北大、清华等高校读研的西政学生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我们所在的清华园宾馆。彼此并不认识，但只一句：“我是西政的”。其它的一切语言都显得多余，所有的亲切、信任、支持便涌了出来。最后在我们打总决赛的时候，观众席上坐了几十位自发赶来的西政校友，使我们觉得我们不是在客场，而是像在主场。

决赛前夕的深夜，我们临时抽签说打七号队，需要连夜准备答辩状，但是，七号队的答辩状我们只有一份。已经是十一点多了，找不到复印店，队员们因为手上没有资料看而无法工作。一位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校友得知这一消息，凭着对当地的熟悉，在午夜刺骨的寒风中

为我们奔波。深夜十二点半，他抱着厚厚的一叠资料气喘吁吁的冲到我们的驻地，把材料交到我们手中，唐老师要给他复印费，他说什么也不肯收，只是说，“老师，不用，我是西政的学生啊”，便匆匆离去，至今，我们还不知道这位师兄的名字。

这一切，让我想起了西政老师的一句话：西南是生生不息的，西南人对西南的情结也是用上一辈子也解不开的，永远的。

打完比赛，唐老师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你们的背后，是整个西政。”

## 六、京城之战

12月的北京，冬日的阳光却分外灿烂。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们汇集在这里，在清华大学有条不紊的组织下，以辩会友，度过了忙碌紧张却又愉快的五天。

第一场比赛，我们迎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对方扎实的理论功底，临场的机敏聪慧，令我们十分佩服。接下来，武汉大学的谦谦君子之风，清华大学的严谨踏实，北京大学的大气稳重，都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评委高屋建瓴的精彩提问，也使我们在紧张回答的同时却又心悦诚服、受益匪浅。

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对法律问题见解的探讨，这一切使比赛分外吸引人。虽然限于比赛规则，我们直到总决赛才知道各个队伍的身份，但是，友善的目光，和谐的气氛却一直贯穿着比赛的始终。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种切实的代理案件的体验，真实的法庭辩论的感触，让我们深切体会到了做好一个法律人的不易，细细想来，打好这样一场比赛乃至做好一个法律人，都必须具备四种素质：第一，辩论功底，敏捷的思维，快速的临场反映能力，及时的语言组织能力，临场抓住对方要害的能力，这一切都要求有一个扎实的辩论功底。学校里一年一度的“天伦杯”辩论赛为培养同学的辩论思维提供了极好的舞台。而我们队里的绝大多数队员都参加过全国的中文辩论赛，这对我们夺得一场场比赛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第二英语水平。WTO方面的案子，中文的资料是相当少的，而且由于翻译的版本不同，引用起来非常麻烦。幸亏队里的周锐、彭翔二位师兄，英语水平甚是了得，很多英文资料必须由他们查找、翻译。第三，过硬的法律功底。做好案子，必须要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否则就会言之无物。在比赛的过程中，国际经济法的老师们在繁忙中抽出时间，不厌其烦，详细讲解，来给我们开小灶、补课。使我们的国经方面的法律知识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突飞猛进。在比赛场上，台上坐的都是法律方面的资深专家，他们有时半个小时的时间里会提出十几个各种问题。对专业知识的要求之高可见一斑。第四，奉献精神 and 团队意识。最让唐教练满意的，不是我们的比赛成绩，而是我们队伍的团结。在北京时，席琳在去赛场的路上，只穿了上场的西装，冻得瑟瑟发抖，为了保证上场队员的正常发挥，景轶马上把自己的羽绒服脱给了她，自己在北国凛冽的寒风中边跑边跳，回到宾馆就感冒了。我们的替补队员在比赛前总是让上场队员多信息一会儿，以便有足够的精力，自己却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的熬。我相信，在比赛过程中培养起来的这种团队精神会使我们受益终身。

亚军的结局，喜悦中多少有些失落。可是，正如台湾“理律”律师事务所的陈长文先生所说的，对所有参加这次比赛的队伍都应该道一声：“恭喜恭喜！”因为参加比赛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各所大学鲜明的文化特色的交流，不同的文化风格的融汇，都使我们深深受益。而比赛过程中严谨的治学精神，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这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成功？而只要这种精神能够长存、传承、光大，西政也终会后浪推前浪，新人胜旧人。

比赛的一幕幕渐渐淡去，但是，比赛过程中的我们所学习到的实在太多太多，这将化作我们永远的财富。

## 七、后记

“西南政法大学代表队”这几个字沉甸甸的，说心里话，我们远远代表不了西政，这是一所底蕴深厚充溢着灵气的大学。西政，向来有着思辩的传统。西政人，有敢于挣脱思想束缚，敢于表达的勇气，不断质疑，不随波逐流的理性思考。从2001年的“贸仲杯”辩论赛冠军，到2002年的中国名校辩论赛冠军，再到今年的“理律杯”模拟法庭竞赛亚军，西政一路从容走来。

西政的历史，几经坎坷，但是“天佑西南，生生不息”，西政总是能从坎坷中走出辉煌，从这个狭促的小地方走出了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旧约传道书》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的长存”。西政这片浸润着巴渝文化和红岩精神的土地，总是能够一批又一批地生长新的人才。因为这里有一群拼命做事老师，有一群脚踏实地愿意跟老师做事的学生，有一批支持老师学生做事的领导。

比赛的辉煌终将过去，留下的仅仅是一道道前车之辙，沉淀在西政厚重的历史上，一路风雨走来的西政，迎来的必将是更加美丽的彩虹。